

加 纳 史

上 册

〔英〕威·恩·弗·瓦德著

彭 家 礼 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72年·北京

A HISTORY OF GHANA

By

W. E. F. WARD

Ruskin House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Museum Street London

内部读物

加 纳 史

(上、下册)

[英] 威·恩·弗·瓦德著

彭家礼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 插页 1 字数 320 千字

1972年9月初版 197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统一书号: 11017·285 定价: 2.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威廉·恩涅斯特·弗兰克·瓦德(William Ernest Frank Ward)是英国殖民官员，曾在加纳从事殖民教育达十六年之久。

本书叙述的时间，从葡萄牙人入侵加纳前期(约公元1200年)开始，至1957年加纳独立为止。书中史料比较丰富，有一定参考价值，内容包括：加纳各民族变迁和部族战争；各部族的兴亡；欧洲各殖民国家对“黄金海岸”的瓜分和掠夺；加纳近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演变，以及加纳各民族争取独立的战争。

应该指出，作者从殖民主义者立场出发，在书中竭力美化殖民主义政策，为殖民主义者歌功颂德；对于欧籍传教士在加纳兴建教堂、开设医院、创办学校等从事文化侵略的活动，更是推崇备至。同时，作者从唯心史观的角度，不仅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且对于加纳人民反帝斗争

极端仇视，恣意诬蔑、歪曲，并宣扬加纳统治阶级的作用。尽管如此，书中涉及的史实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英国殖民者对加纳人民的残酷掠夺和镇压，以及加纳人民英勇的反帝斗争。

本书原名《黄金海岸史》，于1948年初版。1957年加纳独立后，作者对初版进行了修改和增补，改名《加纳史》。为了提供研究加纳共和国的历史和现状的参考之用，特将本书翻译出版。

1972年2月

第十一章 1863—1874年 英国人、荷兰人和 芳蒂人的关系

在英国人看来，1863年和1864年的战争，乃是这样的一次失败：不论是唐宁街，还是芳蒂人都开始放弃了以为英国的统治也许对于沿海地区抵抗阿散蒂入侵能予以适当保障的希望。贸易几乎陷于停顿。阿散蒂人有充分理由吹嘘，“丛林比大炮更加厉害”。英国人同阿散蒂人还处于交战状态。对于引起这场战争的种种问题，似乎毫无达成任何妥协的前景。

1864年10月，英国政府曾派遣奥尔德上校到西非四个殖民地进行考察。^①他奉命前来调查这些殖民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财政状况，考虑四个殖民政府之间进一步紧密合作和改善海上运输的

^① 拉格斯岛于1861年8月割让给英国，成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地。

可能性，还要考虑这些殖民政府对非洲各族人民的影响和它们之间未来的关系。^①

奥尔德上校回国后，英国下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考虑他的报告。他曾建议这些租借地应当继续维持下去，而且应当在一个负总责的总督之下组成联邦，而这位总督应当驻在塞拉勒窝内。他可以利用过去所没有的轮船交通，对他部下军官保持十分紧密的控制，使得这样一种集中的制度，能够行之有效。

特别委员会考虑了奥尔德上校的报告，并听取了他本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证词以后，建议英国政府采纳奥尔德上校的计划，认为“从西非海岸任何殖民地或租借地马上或全部撤除英国的政府是不可能的”，而且“一切进一步扩张领土，或取得政权，或签订给土著部族提供任何保护的条约，都是不适宜的”。它还认为英国政府应当以逐步从这四个殖民地撤退为目的，也许只留下一个塞拉勒窝内。^② 这些建议都被英国采纳了。这显然

^① 奥尔德上校是百慕大的总督，过去曾在黄金海岸供职，因此，他是一位有经验的行政官。克鲁克斯的《黄金海岸殖民地纪事》，第 366—368 页，载有给他的指令。

^② 同上书，第 369—370 页。

是得到英国很多人，也许是得到大多数政府阁员赞同的谨慎政策，同黄金海岸官吏们所主张的、保持英国的阵地抵抗阿散蒂压力的政策，这二者之间的一个折衷办法。英国的一般舆论认为，西非的殖民地是不值得保持的。这些殖民地既不卫生，又太穷，而且经常有遭到野蛮人抢劫的麻烦。^①当地的英国人是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殖民地的。他们看到，文化方面已经取得进步，而且展望未来，贸易和教育事业将深入内地。凡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同查里·派恩总督一样，多半认为原地踏步的办法是不行的。在欧洲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保护地”范围越来越大，被吸引进来的边境上的部族将越来越多，因此对于英国势力的扩张（即使不是属地的扩大），是无法加以限制的。

特别委员会所建议的这个折衷方案，不论是

^① 1860 年黄金海岸的收入，除了国会补助费和人头税以外，还有三千九百四十七英镑，比头一年减少了三百三十八英镑；支出为九千五百五十八英镑，比头一年增加了一千九百九十英镑。国会的补助费是四千英镑。日趋减少的人头税收入使预算很难平衡。而 1861 年以后，人头税就废止了（克鲁克斯《黄金海岸殖民地纪事》，第 342, 343 页）。

否行得通，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应有的机会。在黄金海岸，事态变化之速，使得这个妥协政策似乎已无实施之余地，终于被放弃了。后来有一个时期，在英国人同阿散蒂人打交道时，曾试行这个妥协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奉行得那么游移不定，而且那么不了解实际情况，因此证明这种妥协政策是有害的。

这些决议的条文在黄金海岸产生了不幸的后果，能够阅读这些决议的人很多，而能够正确理解的却很少。^① 有两段条文引起了特别严重的误解。其一是第三项决议中“逐渐”(more and more)这个形容词。

“决议认为…… 我们政策的目的是，应当是鼓励发挥土著居民的那些长处，以便我们可以逐渐地把各个政府的行政权移交给他们。……”

另一段是决议第四项中提出警告说，虽然“不扩张政策”将适用于一切新的租借地，但是在处理现有租借地事务方面，有时也可能不大适于实行这个

^① 黄金海岸未受完全教育的非洲人，往往很难了解英语的从属短句和定语习语的全部意义。因此，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用英语表达的意思，往往要用对等的主要短句来表达。

“不扩张政策”。

很多非洲的读者忽略了或未注意到这些决议对于放弃英国权力的前景所作的这些重要保留。在黄金海岸，人们一般认为，英国政府打算在最近的将来撤走。虽然人们也许会想到，决议的第一项关于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

“决议认为，从西非海岸任何殖民地或租借地，全部或马上撤退英国政府是不可能的。”

不幸，这一坦率的声明，大部分被黄金海岸英国当局的一纸公告所抵销了。公告说，今后如遇阿散蒂入侵，英国军队将只供保卫英国殖民地之用，“保护地”的人民必须依靠自卫。^①

毫不奇怪，“保护地”的首长和人民开始考虑自己要组织起来，为英国人的撤退作好准备。很多地方都纷乱不安，特别是海岸角，竟发生了严重的纷扰。海岸角的“国王”约翰·阿格雷，根据他本人的想法，以为英国政府马上就要撤走，开始自行其是了。他煽动另外一个酋长，同邻邦公开进行战争，并且违抗英国政府要他交出他所捉到的

^① 克莱里吉《黄金海岸和阿散蒂的历史》，第1卷，第537页。

俘虏的命令。对他所作的判决，不许人民向英国法院提出上诉。最后他宣称，要募集军队，保卫他的国土。1886年12月，他终于被逮捕、罢黜和放逐了。三年以后，才允许他以普通公民的身分回到海岸角来。

阿格雷这件事情本身是无关重要的。但是我之所以简单地提到它，因为它是在英国统治时期，英国当局同黄金海岸这部分或那部分民族之间普遍存在的种种误会的典型例子。这些事件遵循着一条正规的途径。在政府方面，政策几乎经常有游移不定或改弦更张的情况，一个敌对的或抱有偏见的批评家可以把这种情况说成是一种不守信用的诺言。这一点被一些非洲领袖抓住了，他们从这里看到一种扼制人民自由的、深谋远虑的阴谋。接着就发生了普遍的骚动，或者据说发生了这类事情。虽然，下层农民或渔民对于争论的问题，也许知道的很少。政府很少或者没有为它自己解释，也没有驳斥这种敌对的宣传，而是不顾这种叫嚷，按它的意图行事。这种情况，反过来又成为政府对于人民的意愿漠不关心的新证据。这种对〔殖民〕政府阴谋诡计的揣测，在下次事件中更加

强了。政治上的很多精力都这样浪费了。这些精力本来应该用在建设工作上的。这并不经常是政府的过错。政府的职员经常不足，官员们调来调去，过于频繁。而真正的问题，总的说来，在于政府没有遵循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一方面它执行一项教育扩张政策，并逐步推行地方自治。而另一方面大多数英国官员却害怕并且不信任受过教育的非洲领袖，而且过于敏感地给他们扣上“煽动家”的帽子，不同他们打交道。随着文化的进步，出现了一种非洲语的报刊，这种报刊往往是粗鄙和不负责的。如果这些未受训练、待遇微薄的新闻记者主办的报刊，会印出更好的东西，那倒是不可思议的了。不管这种报刊有多少缺陷，它总是道地的非洲人的喉舌，因而必然很受人欢迎，任何政府的公报是没有希望与之抗衡的。自然，发展中的民族主义的初期表现，有些总不免是粗糙和不成熟的。如果政府及早认识到这一点，为它本身对人民作过比较诚恳的解释，并且在管理国家事务上吸收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合作等方面，尽了较多的努力，这个国家是可以免去一些不幸的误会的。这些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受到未曾去过

英国的非洲普通公民的尊敬，而这些人却经常遭到非洲部族土邦的排斥，不能参加工作，他们当然要去搞政治活动，充当非洲同胞的斗士。但是，在政治上，他们觉得自己被迫处于长期反对政府的地位。到1943年，才有两名非洲人第一次奉派参加总督的行政委员会，这种人是不许担任官职，不许对政府的政策发挥任何支配影响的。

1867年，英国和荷兰政府商妥交换它们的一些碉堡，目的是把这个海岸线分为两段，一段划归英国人，一段划归荷兰人，免得两国碉堡混在一处，多有不便。在有些地方，例如阿克拉，在一个市镇里就有两个碉堡。英国人曾不止一次地向荷兰人提出实行海关统一税则的建议，但是被荷兰人拒绝了，只要两种海关税制各不相同，就无法禁止大宗的走私。

1867年5月签订了条约。^①以埃尔米纳以东的甜河为双方的分界线；英国人把甜河以西的贝英、狄克斯科夫、塞康第和柯门达四座碉堡让给荷兰，交换甜河东面的摩里、科曼廷、阿帕姆和阿克拉这四座荷兰碉堡。英国人把他们对瓦梭、邓克

^① 克莱里吉《黄金海岸和阿散蒂的历史》，第1卷，第557页。

拉和阿波洛尼亚的“统治权和司法权”也一并转让给荷兰人。

从来没有发生过比这更严重的政治错误。看来，一直等到两国政府解决了整个问题以后，过了几个月它们才同有关的非洲各民族商议。移交碉堡自然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这种对非洲土邦模糊不清的权利的转让，却引起了极为困难的问题。邓克拉人和瓦梭人一向是英国反抗阿散蒂的盟邦，但是，荷兰人向来是严守中立的；人们担心荷兰人会听任这些土邦无力抵抗阿散蒂人的报复。在这个海岸的各个不同的地方生活，在英国碉堡和荷兰碉堡的势力范围以内的市镇居民之间，已经形成种种宿怨，而这些宿怨是不会因为白种人自愿达成一项协议就随之消失的。况且，以甜河为界虽然方便，但是它正好穿过海岸角的领区，把海岸角镇和它的许多食物供应地分隔开来。

碉堡的移交于 1868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早在 1 月初，东部的四座荷兰碉堡已如期移交给英国人，没有发生任何麻烦。但是当英荷联合委员会来到埃尔米纳以西，准备移交四座英国碉堡时，麻烦立刻出现。柯门达人拒不接受荷兰的国旗，

联合委员会让他们再加以考虑，继续向西去处理其余三座碉堡。狄克斯科夫和塞康第的人不敢反抗，因为碉堡的大炮正对着他们的市镇。可是，从后来发生的事件，可以明显地看出，狄克斯科夫人是和柯门达人一样反对移交的。贝英的人民放弃了那个市镇，准备以武力反抗移交这个地方。^①

1月底，联合委员会回到柯门达。这时，柯门达酋长改变了主意，同意接受荷兰国旗；但是，他立刻被他的人民所背弃。欧籍水兵和另一些人当着这个市镇居民面前悬起荷兰国旗的尝试，几次都未成功。最后，联合委员会不得不放弃这个企图，他们在荷兰军舰炮轰柯门达镇以后，回到埃尔米纳去了。

这是柯门达人同荷兰人进行一场长期战争的开端。这场战争时起时伏，连绵不断，荷兰人简直无法使它了结。柯门达人抢掠埃尔米纳的村落。荷兰人企图同时从陆路并以海军远征队重新占领柯门达镇，迄未得逞。最后，柯门达人因取得胜利

^① 他们要求英国人供给用于这场战争的军火，当然，英国人拒绝了，什么也没有给他们，但是有些芳蒂土邦给了他们一些军火。

而勇气百倍，以致他们就在埃尔米纳近郊打起游击战来。

与此同时，发动了一个广泛的运动，支援柯门达人的抵抗，同时支援并非出于本意而是被迫接受荷兰统治的其他任何部族。在曼克西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芳蒂酋长和人民都同意支援柯门达人进攻埃尔米纳，不久以后，派了一支芳蒂部队到埃尔米纳，对这个市镇进行封锁。出席曼克西姆会议的有：一些芳蒂族的主要土邦，还有阿辛、瓦梭和邓克拉等土邦。这个集团就是所谓芳蒂联邦。海岸角没有参加，可是安诺马布却参加了。

英国政府对于因移交碉堡所引起的骚动，自然是大吃一惊；而芳蒂联邦的成立，更是当头一棒。英国人尽量削减给芳蒂军队的供应，并且劝这个联邦组织自动解散。芳蒂人的回答是简单而坚决的。英国人完全有权把他们的碉堡移交给荷兰人（即使这样，柯门达人既是碉堡土地的主人，也应当同他们商量一下），但是他们却没有权利希望盟邦违背自己的意志，接受荷兰人的统治。事实上，欧洲人，不论是英国人还是荷兰人，再一次面临着以往他们在黄金海岸处境的不正常状态；

他们逐渐攫夺并经常执行着这么多的管辖权，以致他们自己竟认为他们还拥有统治主权。人们联想到 1867 年的条约中有两句相提并论的短语，足以证明统治当局思想上的混乱：自从 1805 年以来英国人一直坚决地向阿散蒂王说，柯门达和其他部族不是他们的臣属，因此不在他们的统治之下。而现在，当英国人把强加于这些部族的“保护地”移交给荷兰人时，却指望柯门达人默尔而息。对于这事引起的后果，英国人是不应当感到惊奇的。

1868 年 4 月，以前一直没有参加这场战争的海岸角人，因为埃尔米纳人攻击了他们的一个村庄而被激怒了，立即派出了一支海岸角的分遣队，参加对埃尔米纳进行封锁的芳蒂军。英国驻海岸角的行政长官厄歇尔^①，对指挥这支海岸角分遣队的两位酋长，即克瓦库·阿塔^②和科菲·阿茂提出了控诉。他宣布剥夺他们的权力，拆毁他们的房屋，还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可是他所能够

① 这时黄金海岸是由塞拉勒窝内的英国总督统辖的；黄金海岸的主管军官称为“行政长官”。

② 克莱里吉是这样称呼他的；艾利斯称他为克瓦西·阿塔。